

揭西文生

第十三辑



揭西文史

(第十三辑)

揭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八月

揭西文史第13辑目录

- 陪饶宗颐教授揭西之行 饶平 黄朝凡 (1)
揭西先秦文化之考察 广州 邱立诚 曾骐 (4)

附揭西出土的部分先秦文物(照片)

- 南森赤岭埔出土文物简析 蔡明康 (11)
灰寨岐阳村唐代陶器的发现 (灰寨情) (13)
对三山祖庙历史文化研究几个问题的认识 黄九育 (15)
宜兰溪北地区的三山国王信仰 台湾 邱彦贵 (26)
南澳岛的三山国王庙 汕头 林俊聪 (63)
地 震 记 杨德谦 (66)
许涤新的革命和学术生涯 揭阳 陈一粟 (68)
曾广及其一家的昨天和今天 汕头 张访林 (79)
河婆大同医院和陈彦卿父子 汕大 蔡理明 (88)
星光映照韩江湾 广州 黄展杰 (90)
记曲湖崩塘墩之战 贝天真 (102)
回顾修建北山水库的艰难历程 何 裳 (105)
广东风电场的先驱刘家澄 汕头 林俊聪 (119)
谈客家山歌及河婆的山歌活动 贝闻喜 (123)
揭西棉湖的三种秘密语 汕头 林伦伦 (128)
河婆地区流行的秘密语: 单音和双音 黄九育 (137)

- 民俗器物组稿 杨建东
- 龙骨水车 (143)
- “打砻”与“挨砻” (145)
- 漫话木屐 (146)
- 客家擂茶及其传播 贝闻喜 (148)
- 古村钱坑寨 揭阳 郭伟忠 (151)

陪饶宗颐教授揭西之行

饶平 黄朝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我与香港《国际潮讯》执行编辑郭伟川先生、汕头大学讲师吴奎信先生，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访问了揭西县城河婆镇。

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学术界的泰斗饶宗颐先生。他虽然已有七十四高龄，但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先前已拜读过他总编的《潮州志》，并多次加以引用。此会，获悉饶先生光临，我拟即专诚拜访请教，可是他竟事先把我找去面谈。原是因为我的论文《揭阳古城考证》，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在论文中提出，秦汉揭阳古城址在今揭西县城河婆镇。这个“河婆说”，於十年前在《汕头日报》公开以后，掀起了一个研究热潮。我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论文十五篇，总字数超过七万字。与我探讨的论文，也有八篇。这次讨论，被认为是“开创潮汕历史界切磋的良好风气”。

饶宗颐教授终于决定西行，以寻访古城遗址。我们从汕头大学乘皇冠牌轿车，驰赴群山环绕的河婆镇时，即可见北面有一座最高耸的奇峰。我说：“那就是独山，也即揭阳山、揭岭。”

《潮州志》记：“揭阳山在城（榕城）西一百五十里，为邑治（指今揭阳、揭西二县）诸山之祖。”这是研究揭阳古城的重要材料。饶先生高兴地说：“我记此山已经四十多年了，今日见到，实属幸事。”他忽然想起南宋诗人杨万里过丰顺县庾牛岭时的诗，“老去须教见瘦牛”，即吟：“老去须教见独山。”是的，饶老先生与独山神交久矣。他建议：“这是一座名山，应该成为一个旅游胜地。”

饶教授到了河婆，立即受到了揭西县党政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主人们说，“饶老的到来，是揭西历史上的大事。”饶老说：“如果揭阳古县城在河婆，那就可以提高这里的知名度，慕名而来的人就会更多了。”

在主人陪同下，先到镇西玉峰山麓参观霖田祖庙。这一座隋庙，近年已修缮一新：五彩嵌瓷，琉璃金瓦，斗拱交错，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巍峨壮丽。饶老道：“这是韩愈祭神中所说的界石神，故价值很高。此庙如此古老，实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我们又来到揭西县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饶老最关心的，是与古城密切联系的南森出土文物。地处河婆镇东北郊的南森村赤岭埔，已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并陈列于展橱之中。饶老先看罐、钵、杯等陶器，发现器壁上刻有四个符号：“×、羊、↓、▽”。还察看铜矛、铜钺、石碑等。饶教授得知，一九四〇年在此遗址中，出土一支铜剑，铸有“秦”字，但已流入美国博物馆。他说：“要想办法去寻找看看。”对于南森出土文物，饶老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器物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商周。这是一处很有潜力的古遗址，要有计划地发

掘。”

饶老细心地察看每一件展品，高兴地说：“此来很有收获。”他并即席挥写：“光射斗牛”四字予揭西县博物馆留念。

畅游河婆后，我们离开山城。饶老对我说：“揭阳古城研究，是一个大题目。第一步，你可将发表的讨论文章收齐，然后复印一份给我。”我即与吴奎信先生商议，决定由我提供原件，再由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复印或印成小册子，送给有关学者。饶老点头：“好，就这么办！”

揭阳古城何处是：这个二千年之谜，在饶老的关注下，必将把谜底揭开。

我们驱车回到汕头市区，已是灯火辉煌了。在海滨抽纱大楼，李练深副市长欢迎饶老的光临，称他为“潮汕文化的高峰”。饶老笑道：“我实在是承当不起的。”

一朝陪饶老，终生总难忘。

作者附记：本文曾刊载于香港《国际潮讯》第十四期（1991年12月），原题为《老去须教见独山——陪饶宗颐教授揭西之行》。1992年11月18日，本人赴汕头大学参加国际翁万达研讨会，饶宗颐教授在会上对作者说：“此文写得很好。”

揭西先秦文化之考察

广州 邱立诚 曾 琦

1997年2月间，在新春佳节气氛尚浓之时，我们来到了揭西。在县文化局副局长蔡子真、县博物馆馆长蔡明康以及黄芳等同志的帮助下，对揭西的先秦文物、遗址进行了考察。这也是《榕江流域史前期人类学考察》研究课题的一部分。

一、前人的发现

揭西地属粤东之榕江流域，自汉代便为揭阳所辖，后揭阳废，则先后分属海阳、潮州、潮阳等，宋时揭阳恢复建置，揭西地又归属之。直至本世纪60年代中，才分置揭西县。

揭西虽建置甚晚，但并非“无人”之地。40年代，揭西便已发现先秦时期的文物，据《揭西县文物志》①载，1940年坪上赤岭埔发现一批墓葬，出土有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被瑞典人卜瑞德医生收藏，后转至国外，至今下落不明。又据饶宗颐教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②报告，1942年，卜瑞德于五经富富美峙采集到石镞。建国以来，经多次省地县文物普查，揭西境内属于先秦时期的遗存计有10多处，发现并采集到许多重要遗物，为探讨揭西地区先秦人类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由于资料的分散和流失，对上述发现资料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赤岭埔的墓葬为例，曾被认为属秦武士墓，并云铜刀柄上铸有“秦”字。事实上是以讹传讹，从后来的发现情况看，赤岭埔所出之物均非中原或秦之器皿，而与广东各地同期之遗物基本相同，并非所谓的秦武士墓。再者，《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③与《揭西县文物志》均把发现的十余遗存列为新石器时代，实际上这些遗存相当部分已属青铜文化。因此，在本文均称为“先秦遗存”。

二、先秦遗存之研究

就目前考察到的资料而言，揭西先秦遗存中年代最早的是当属河婆镇的北坑遗址与庙山遗址。北坑遗址在河婆镇之西北约2.5公里处。采集到夹砂黑陶釜、夹砂褐陶罐与泥质褐罐陶器座，灰陶豆、圈足罐等残片。陶器纹饰有绳纹、曲折纹、重圈纹等。采集到一件穿孔石器，为椭圆体，经加磨，双面钻磨穿孔，孔径2.5—4厘米。器体边缘有扈砸痕迹。此器很可能属种植薯芋类作物的挖掘棒一类的助力农具。有人称之为“重石”，多发现于华南地区。从陶器的器形、纹饰分析，年代与普宁虎头埔窑址④大致相同，即属距今约3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坑遗址还有更晚期的遗物，如采集到火候较高的褐陶瓮、罐残片，饰方格纹，应为周代之器。由此推知，北坑遗存有两组年代不同的器物，不应混为一谈。

庙山遗址亦称玉峰顶遗址，因玉峰山麓有明贶庙（俗称大庙）而名。采集到的遗物有泥质灰褐陶、器形可辨有圈足罐，饰叶脉纹；钵，饰菱格纹；罐，饰曲折纹、蓝纹、圆圈

纹。庙山曾出土一件有段双肩石锛（见《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文图二：12），段修在肩柄部，与这些陶器当属同期之物。庙山遗址的年代，亦当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北坑遗址存的早期遗物应较接近。

虎尾峙遗存位于五经富镇东面0.5公里处。饶宗颐教授在《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报告中称“富美峙遗址”。这里发现的陶片不多，石器则有多件，包括有矛：长身柳叶形，中脊有棱，锋已残，残片10.6厘米，柄端缓收；锛：柳叶形、棱脊、铤端稍残，残长5.7厘米；锛：长身，略作梯形，四刃，长9.2厘米，刃宽4.9厘米。此外，五经富庵背发现石戈一件，平内短援，两侧起刃，前出三角形锋，锋刃残，残长11.5厘米。这几件石器，形制与浮滨文化遗物完全相同，当属浮滨文化遗物。年代为商周时期，因遗物出土情况不明，尚不能确认是墓葬遗存或是居住址遗存。揭西境内考古发现最为丰富者首推坪上镇赤岭埔遗存。赤岭埔位于河婆镇东面约4公里处，南面500米处有南榕江自西而东流经。赤岭埔是一座高约50米的山岗，山的南坡较平缓，北面与老虎峙相连，它的东面是一处较宽阔的盆地。40年代此地发现有周代的遗物，60年代以来又陆续有不少遗物出土，我们驱车赶现场考察，在该地点周围发现有文化层，故判断以往所出土的器物应属墓葬遗存。

从揭西县博物馆收藏的遗物看，赤岭埔主要可分成两组（或类）。第一组陶器有灰陶和褐陶，火候较高。包括有瓮、罐、瓿、碗、小碗。纹饰以组合纹为特征，如瓮，肩与上腹饰方格凸块纹，下腹至底饰方格纹；罐，肩与上腹饰编

织纹，下腹饰方格纹；也有饰勾连雷纹与方格纹组合，或席纹与方格纹组合，或云雷纹与方格纹组合等。器形方面，瓮、罐均作垂腹、圈平底或平凹底；碗类为直口或敞口，浅腹，有的刻划“X”符号。铜器有钺类，长方銎，刃面折出呈扇形、弧刃。第二组陶器以灰陶为主，火候很高，敲击呈金属声。有的釉陶已达到原始瓷的水平。器形有瓮、罐，均饰方格纹，或小方格纹，或复方格交叉线纹，或米字纹。瓶类可见划篦点，弦纹与方格纹组合，部分器物刻划“上、Ⅴ、个、匚、𠂇、𠂇”等符号。器形特征、瓮、罐、瓶类以宽肩、斜收下腹、下底为风格，碗类敛口，下腹内收为多。总体特点最大径在上部，与第一组陶器最大径在下腹的情形有明显区别。青铜器有矛、剑、斧、钺。矛类有长身、短身两种，銎口均凹下。长身者骹部有钮，叶部棱脊；短身者不见钮，叶部有血槽。剑为长身，因已残，剑柄部形制不明。斧亦长身，长方銎，腰稍束。钺銎部较长，刃面两侧撇出，刃缘近平。从上述特征分析，第一组遗物与第二组遗物从器形到纹饰都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是时代风格的差异。前者与五华屋背岭遗存的同类器较为接近，属于陶器流行拍印组合纹样的阶段。后者与揭阳中夏战国墓所见情况最为相同，陶器、铜器都可以在中夏战国墓找到同类者，它们的年代应为相近或相同。最近已在博罗银岗村文化遗存⑦的发掘中证实，以菱纹陶为特征的拍印组合纹的遗存，其出现年代肯定早于以米字纹陶为特征的拍印单一纹样的遗存。以此分析，可确认赤岭埔的第一组遗物早于第二组遗物。参照相关的资料，我们把第一组遗物的年代看作与五华屋背岭遗存相

近，即大致在春秋前后；第二组遗物年代与中夏战国墓的二、三期遗物相同，即大体为战国中至晚期。另外，我们在揭西还没有发现含菱纹陶的遗存，这一情况与丰顺很相似，或许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也可能与菱纹陶传播还未能深入该地区有关，至少是菱纹陶这种器物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较少所至。这仍有待今后的工作来证实。

我们还注意到在赤岭埔发现有几件与上述两组遗物风格迥异的器物，一件是釉陶豆，泥质褐陶，仅存口沿至上腹，釉酱黑，部分脱落。虽然是残件，但仍可辨出这是浮滨文化的遗物，我们推断赤岭埔还可能含有浮滨文化时期的墓葬，这件釉陶豆的出现则是个信号，应引起注意。另有两件石器，一为犁、长身，体厚重，下端两侧均向内斜收一个圆钝的刃，背面略隆起，两个侧缘稍薄，略经打磨。此器应属农耕用具，年代或可能属周代。另一为锛，柄端宽而刃端稍窄，可看出柄端有段。有段锛过去在揭西曾发现多件，有的还是有肩有段。因均系采集，其年代一时还难于确认。从相邻地区的资料观察，有肩石器主要见于粤中与粤西地区，年代为新石器中期至周代；有段石器是江、浙、闽、赣史前常见的石器，在我省也见于粤北、粤东地区，年代多在新石器时期至夏商时期。有肩有段石器似乎反映了东西方向的交流，它的年代参照东莞村头遗址的情况（石器中有相当部分为有肩有段器），可定在距今3500～4000年左右，因此，赤岭埔的有段石器，似乎预示着这里还有早于浮滨文化时期的遗存。倘若如此，赤岭埔的古文化，年代可从距今近4000年一直延至战国时期，可见该地是先秦时期河婆地区人类繁衍生息

很长时间的聚居地。对研究揭西地区的先秦历史很为重要。

除上述地点材料外，还有几件石器值得一提。河婆城东的老虎峙，曾出土一件石戈，内部残，尚见有一穿，短援，前出收锐锋，此器可能与五云发现的另一件石戈相近，五云石戈援锋均残，尚存内部，平内有一穿，这两件石戈，形别与前述的五经富庵背的石戈并无二致。另有南侨中学石牛埔出一件石锛，长身略作梯形，凹刃，与五经富虎尾峙所见者相同。这三件石器均属浮滨文化遗物。

考察揭西的先秦遗存，目前资料可知含有浮滨文化遗物的地点最多，而此前的新石器晚期及其后的周代遗存亦有一些。可以认定，揭西也是浮滨文化的分布区，属于浮滨王国的势力范围。虽然发现的遗物还不是很丰富，但已发现的地点，为在揭西找寻浮滨文化的遗存提供了众多的线索，赤岭埔遗存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地点，丰富的周代遗物，表明这里有许多周代墓葬，青铜兵器的出现，证明该地同样存在土著武装力量，虽然我们还不能看出它们与秦兵戍守揭岭是否有关？但它们与揭阳中夏战国墓遗存同样显示了先秦时期榕江流域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的繁荣时期。那些土著人使用的青铜器，是当地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

三、简短的结语

我们在上文已经对揭西的先秦遗存作了粗略的回顾与研究。这当然不能说揭西的先秦文化就仅仅如此，因为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的认识也随着增加并渐而丰富。只能说，目前的发现使我们窥伺到这段历史的一鳞半爪。在相邻的丰顺、揭阳，我们已经看到早于4000年前的考古遗存或遗

物，如丰顺的细小石器、揭阳具有旧石器风貌的打制石器。揭西的先秦历史，也应不止于4000年，这需要文物考古工作者更多的努力。考古工作的魅力在于探寻前人所不知道的那些遗存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揭西地区会有更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将会丰富我们对这一地区先秦文化的认识。

最后，我们对揭阳市、揭西县文化局、博物馆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感谢。

资料来源：

- ①《揭西县文物志》1985年出版。
- ②《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出版。
- ③《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12期。
- ④《广东普宁虎头埔古窑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2期。
- ⑤《广东五华华城屋背岭遗存与龙颈坑窑址发掘》，《考古》1996年7月期。
- ⑥《广东揭阳县战国墓》，《考古》1992年3期。
- ⑦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年发掘资料。
- ⑧《东莞村头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广东省博物馆馆刊》第7辑，1991年。
- ⑨《对榕江流域先秦考古的几点认识》，《潮学》第5、6期，1996年。

南森赤岭出土文物简析

蔡明康

关于揭西县内的人类文明史，从1983年文物普查中采集到的许多新石器和大批几何纹陶片，可以证明人类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在揭西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息。此后，又以赤岭埔收集到的出土文物最丰富且有价值，本文就对赤岭埔出土文物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据了解，1940年在赤岭埔兴建南森小学以及1960年该校师生在附近开荒时，都曾出土青铜剑和陶器，可惜这些文物都散失了。七十年代以来，赤岭埔又陆续出土基本完好的陶器共22件，器形有杯、盏、碗、钵和大小各型陶罐，时代以春秋战国为主，出土时，有的陶器成组合摆放，明显是陪葬品。此外，随同出土青铜兵器共9件，其中钺5件、矛3件、剑一件。根据一些专家看法，认为是战国晚期器物，而且是当地制造。从这些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兵器可以判定，赤岭埔是春秋战国墓葬区，那么这些墓主是什么人呢？

文史界根据广东历史发展进程比中原地区慢的情况分析，认为广东的封建社会是从秦始皇三十三年统一岭南推行封建制度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还是奴隶制社会，而且广东出现的只是一些分散的奴隶制小国，没有组织成强大的政治集团。在当时，青铜器是一种贵重的财富，并非人

人皆有，加之残旧的青铜器可以重新熔铸，所以，能够以青铜器为随葬品的人，应该是统治阶层人物，即当时的奴隶主。赤岭埔出土的青铜兵器（包括未收集到实物的）已达10余件，但未见日用器物，更加显示出奴隶小国武力统治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赤岭埔以青铜兵器为随葬品的墓主人，是春秋战国时期河婆地区奴隶小国的奴隶主阶层人物，赤岭埔是奴隶主家族的墓葬区。

赤岭埔墓葬区出土的青铜兵器提示我们：

1. 春秋中期至战国末年，河婆地区存在一个奴隶制政治中心，即奴隶制小国。
2. 这里已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手工业已可以与农耕分离，因为青铜器的制造需要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为基础，而前提则是要有一定的粮食去养活那些手工业者。

灰寨岐阳村唐代陶器的发现

1974年，灰寨镇岐阳村中点村民要在村后的“公排段”高岗地建新寨场。村民们在平整宅基地时，有的村民在地下挖出许多陶器碎片和比较完整的陶罐之类的东西，大家都以为然。该村的杨永钊老师也挖到了一堆比较完整、又有次序排列的陶器、陶碟、陶罐，挖出来后，他小心地选出完好的陶罐一个及几个陶碗、陶碟，洗净保管起来。当时，他的亲戚刘汉波同志从广州回来探亲，观看了这批陶器，并摄了照片，由刘汉波同志把陶器照片送到省博物馆。省博物馆专家们观看照片后，认为这类陶器是在粤东地区的新发现，对粤东的发展历史有研究价值。因此，省博物馆立即派了一位考古专家专程从广州来到揭西。这位省考古专家在县文化馆领导陪同下来到杨老师家。这批罐器经考古专家验证，是同他们到西沙群岛考古时发现的陶器一样、属于唐代官窑陶器。省考古专家只带走一件盛水用的陶罐，现保存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并注明出土地点是揭西县灰寨镇岐阳村，是唐代陶器。

据考古专家考证，出土唐代陶器的地点，当时这一带可能是土葬群，这些陶器是随葬品。可以证实，灰寨地区在唐代不但有先人居住，而且从官窑陶器的传入，也足以证实在唐代，灰寨对外已有商品交流，经济文化也比较昌盛。据